■心香

从此记住了你

□裘山山

这一天，我在北京，在离你千里之外的地方。

这一天，是2016年12月29日。

早上开会前，我看了一眼朋友圈儿，忽然就看到了你去世的消息，你的朋友含泪发布消息说，程悬今天凌晨4点走了。我惊愕，头几天，我还看到你在圈里求医问药，怎么忽然就走了？但我并没有特别难受，我在那条消息下合十写道，一面之缘，愿安息！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并不知道你是谁，或者说，我并不记得你的样子。我只知道，你是那个班上众多女生中的一个。

六月的某一天，我应宜兴作协主席徐风之邀，到宜兴的陶都文学院讲座。从台上看下去，女生很多，都是江南美女，你就是其中一位。你们听得非常专注。我知道你们大多是紫砂壶工艺师，还有一些是老师、公务员、书画家，都是些事业有成的人，但你们热爱文学，因为文学而聚集在一起，这让你们更加美丽，也和我更亲近。你们的院长，文学院的创办人徐风，是我多年的朋友，几个月前，他邀请我来讲讲自己的创作，我就来了。讲课结束后，你们热情地围上来，和我交谈，请我签名，加我的微信，你们毫不掩饰地表达着你们的喜爱，让我很开心。我一一与你们合影，一一与你们加为好友。

你就是其中的一位。

离开宜兴，我们在网上继续着交流，我经常看到你们的作品，有时是文学作品，有时是紫砂壶作品，更多的时候，是你们的快乐，比如上课、出游，比如写字、开店，比如婚嫁、添了第三代。我真的很愿意看到这一切，一一为你们点赞，由衷的。因为知道在那个遥远的江南小城有这样一群认真努力快乐生活的女子。这在时常令人沮丧的今天，是多么重要。

你就是其中的一位。

有一天我收到你发来的信息，你拍了一张有我作品的报纸给我："今天看到老师的文章了，亲切自然，像夏天里的一股清风。我很少看报的，难得一看就遇见老师，好有缘。"我脑海里并没有浮现出你的样子，依然是模模糊糊的。于是，我只客气地说了声谢谢。

九月初的一天，你在朋友圈儿发了我讲课的链接，你在链接上特意写了一句，这是开课到现在我最喜欢的老师。我看到了，很感动，但依然只是客气地说了声谢谢！因为我还是不知道你是哪一位。

但仅仅过了几天，你就在朋友圈儿发出求助："中秋佳节，求高手支招！胃酸倒流烧心烧喉，吃不下睡不着，哪位亲有对症的药赶紧提供一下吧，我跪谢了！"

我看到了，我也有胃病，也经常由于胃酸过多引起不适。于是我在下面回复道：我自己的经验，第一，苏打饼干。第二，清水煮大白菜（大白菜含丰富的维生素u，养胃。）

你没有回复我。我当时还有些奇怪，难道你不愿意试试吗？

我哪里知道，那时的你，已经不是一般的胃炎了，已经是肿瘤引起的重症了，已经卧床不起了。

又过了二十多天，十月初的一天，我因为买了一张鸡翅木茶台，在朋友圈儿发了照片。徐风看到我茶台上的一把紫砂壶，便夸我的壶养得不错，我笑说，你送我的壶我还没舍得用呢。你看到了，在下面回复说，山山老师，壶一定要用，不要舍不得，大宜兴就是您的紫砂壶仓库，尽管拿去用。尽管找我来拿。

这句话让我开心极了，我回复说，真的吗？太好了，下回到宜兴找你。你说，我恭候您。

我几乎忘了半个月前你还痛苦的向大家求救。我以为你的身体已经恢复了。我只觉得心里暖暖的，知道有一位做壶的美女工艺师在宜兴等我。但我依然不知道你是哪一位。

一直到这一天，一直到你离开这的一天。

你的同学们闺蜜们好友们，纷纷在朋友圈儿发照片和文字怀念你，哭泣着送别你。我一次又一次的看到了你的遗像，照片上的你非常美丽，长发卷曲，眼睛大大的。可我依然没对上号。我是个有脸盲症的人，见过一面的人很难记住，何况当时一下子见了那么多美女，一下子加了那么多好友。

但是，其中一位朋友发照片时，发了一张我与你的合影，还特别强调说明：图五是她生前最喜欢的老师裘山山。

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原来是你！原来是你啊！

我记得你，太记得你了。讲课那天，你穿了件鲜红的短袖，你的个子很高，你剪着短短的头发，你看上去不像个工艺美术师，倒想个运动员。你的笑容明朗单纯。你跟我拍了两次合影，因为个子高，合影时还微微侧弯着迁就我。也许是因为头发的缘故，也许是照片上看不到你的身高，我一直没能把遗像上的你，和站在我旁边的红衣女子联系在一起。

直到你离开的这一天。

我深深地内疚。我后悔写下那句简单的话：一面之缘，愿安息。

在开会的间隙，我翻开你的朋友圈儿，倒回去寻找我们交流过的痕迹。原来你就是那位说在报纸上看到我文章的程悬，原来你就是那位说最喜欢我讲课的程悬，原来你就是那位说大宜兴就是你的紫砂壶仓库的程悬，原来你就是那位向大家求助的程悬……所有的信息一一重合。

还有一些我漏看的信息：10月底，你和父亲的工艺品店入住淘宝，11月初，你做了外婆。两天后，你参加了文学院的结业典礼。你热情洋溢地说："欢乐的一年，文学院，一路上有你，真好！各位同学和老师，一路上有你们，真好！"一直到12月19日，也就是去世的10天前，你还发了外孙的照片，说外孙45天了，你却在病榻上无法抱他。但你还是坚强地说，"望图片中的小伙子能给我注入活力和能力，让我拥有活着的希望，感觉到生命的意义吧！"

在短短的时间里，我熟悉了你，成为你的朋友。我为失去朋友感到疼痛，忍不住暗自落泪。我请徐风院长替我为你送一个花圈，我请文学院的同学替我向你鞠躬，但这一切都无法弥补我的歉意。我竟然在你走后，才记起你的样子。

徐风告诉我，你曾跟他说，你要为我做一把精美的紫砂壶，等我下次去宜兴，就送给我。可是病来如山倒，你再也没能爬起来，就这样撂下所有你热爱的人和热爱的事业，走了。

你的女友告诉我，已替我向你深深鞠躬，并告诉她，裘老师委托我来看你，送你最后一程。她的面容安静祥和。请我放心。

徐风院长亲自为你写了挽联：文心似丹至美至善天堂走好声声慢，性情如火大爱无疆人间传芳步步留。同学们也一一前往吊唁，与你作最后的告别。

可我什么也做不了，只是在开会的间隙，不断地想你，脑海里不断浮起你的面容，浮起那一团大红色，还有你独特的名字，程悬。

平生第一次，我与一个去了天国的人，成为朋友。

从此，我记住了你的样子。

■小小说

坠落

□宫梓铭

"这世界上没用的东西太多了。"朋友突然宣布。我们坐在高塔最高层的餐厅，隔着一层石砖便是寒风萧瑟的半空。日上中天，炉火噼啪地响着，将我们两个人高大的身影印在墙上。侍者端着餐盘，踱着方步，穿梭在桌子之间。

朋友坐在我的面前，一脸严肃地看着我。对于他忽然的话语，我并不惊讶。朋友是一个失意诗人，曾经光辉过，或者说闻名过一段时间，现在完完全全是个失败者。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朋友常常提出一些诡异的理论，随后又置之不理。他坚信自己是有创作的才能的，是独一无二的，只是缺少机遇罢了。而他无法接受的事实则是，自己的才能仅仅在"思考"这一个方面。什么"会歌唱的文字"和他丝毫不沾边，即使朋友的文字真的歌唱，从他笔下倾泻出的声音一定如叉子划过玻璃一般不堪。

朋友还在看着我，再不回答会显得没有礼貌。我端起酒杯，抿了一口，同时飞速思索着该说些什么——即使跟自己最要好的朋友说话，我依旧会紧张。

"那你说什么东西是没用的呢？"我斟酌着字句，防止出现任何会引起他反感的词语。语气也很重要，要平板，才能保持——至少，在别人眼中——客观。

"比如说，炉火。"他说，一面脱掉洗得发白的，沾着污渍的大衣，"现在这里的温度十分热，然而为了装饰，他们还点燃着炉火，这难道不是没用的吗？

"当然不是。"我尝试着掩盖这几个字中的急躁与轻蔑。"外面的云层冰凉，而塔楼中的温度炎热，正是炉火给予了我们温暖。你不能以偏概全。难道曾经为我们作贡献的事物'没用'后就不应当留下吗？"

朋友低下头，抿了一口酒，随后盯着我的眼睛，仿佛要钉住我的灵魂，说："是的。"

"你已经变成某种实用主义者了啊。"我笑了笑说。而刚刚被定住的灵魂却在内心中不安地呢喃。朋友的思想很危险，再这样下去，他可能真的会成为"独一无二的"了。

"一切没用的事物应当被消除。"他说。

"那得看你怎样定义'没用'。"我看向窗外，一片清明透亮的蓝。

"广义。不管是物质还是非物质，有效的，就是有用的。"

"你把道德放到哪里去了？"我指出。

"那玩意……很难评判。"朋友说，挥手叫来侍者结账。

"别，我来结。"我说。

"算了吧。"朋友目光游离，他从大衣的兜中掏出几张和纸屑混在一起的皱巴巴的钱币，开始清点。

我站起身来，把饭钱给结了。朋友责怪地看着我，说："怎么又是你付钱？"

"你已经有半年没有收入了吧。"我指出，话刚脱口，便后悔不已。还好，朋友并不太在意，只是落寞地坐下。

"若你这么说。"我尝试着转回原来的话题，"那这世上有着无数的东西需要抛弃了。"

"是的。这理论是我最近才想通的。"他说，眼中的钉子闪着喜悦的金光，"最妙的是，我发现将无用之物剔除后的问题均会简单许多，我准备日后写一篇文章，然后……"

"不就是十四世纪提出的'奥卡姆剃刀'吗。"我将诗人的自豪抹消，但随之涌来的是后悔的情感。我紧紧地闭上嘴，防止再次说出什么伤害他的话来。

片刻的冷场。

"先生，您的找零。"侍者拖着几块硬币走了过来。

"谢谢。"我说，接过硬币，将其推到朋友的面前。

"你干什么。"他疑惑地问道，眼神把我再次钉了起来。

我端起已经空的酒杯，尝试着拖延时间以此组织语言。

炉火中的木材被烧裂，斑驳而扭曲的人影被投射到石砖上。"先借你用。"良久，我才挤出一句话来。

朋友眼中的长钉变得更长，更大，也更锈迹斑斑了。"我不需要。"

"好吧，那我拿走了。"我说，作势将它们取走，同时观察着朋友。他没有一丝反应。

我将硬币紧紧地攥在手中，尝试着找到另一个机会。朋友把盘子中的残羹剩饭打扫干净，把桌上的餐巾纸折叠整齐，塞进兜中。"我先走了。"他说。

"好，再见。"我抬起头。落魄的诗人身材矮小，炉火仅仅照亮了他的半边脸。墙上的影子愈发高大，而诗人却仿佛被贫穷揉成了一团，将整个身体缩进大衣中。他缓慢地移动步伐，走下楼去。

我坐在原地，目送他走远。但是不过半分钟，朋友又赶了回来。我甚至能想象他在楼梯上的踌躇。

"我，想了又想……"他支支吾吾地说，"还是不要辜负你的一片好意……"他眼中犀利的钉子狠狠地扎在自己的靴子上。

"啊，没问题。"我说，心中暗自高兴起来，他终于接受了。

我张开手掌，把温热的硬币交给他，他接过来，数了数，塞进兜里。接过的时候，诗人仿佛又矮小了几寸。

"谢谢。"他模糊不清地说，随即再次向楼下走去。"再见啦。"我喊道，过了一会又补上一句："不用还了。"

朋友的脚刚踏下第一层台阶，便又回过头来。

"你知道么。"他笑着说，"我刚才发现了一样从刚开始就没有……没有用的东西。从来没有。可以轻易地被……抛弃。"

"什么？"我下意识地问道。

"我。"朋友轻声说，细如蚊蚋，随即冲向玻璃窗。伴着清脆的破裂声，侍者发出惊呼，手中的托盘坠落在地。而我意识到，自己最终用一把硬币击碎了诗人最后的高傲。

朋友向着清明透亮的蓝坠落，高天流云从他的耳边掠过。

■新游记

五尺道的回声

□尹汉胤

走进盐津豆沙关，只觉两山收紧，深谷一线，壁立森严，好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隘。沿秦汉五尺道攀登，落满沧桑的石阶，崎岖而破碎。然而被踩踏得光可鉴人的岩石，却一律高傲地昂起着头，斜睨着喘息不已的人们。是的，它们有理由目空一切。因为在它们累累伤痕的肌体中，蕴藉着两千多年绵延不息的厚重足音，一部波谲云诡的中国历史。

行进中，你会发现较为完整的石阶上，深嵌着一个个马蹄踏出的蹄窝，像是钤印在五尺道上的省略号引人遐思，又像是凝重的眼睛，虽已老迈昏花，却潜藏着无尽故事。踏上它时，感觉有幽远的回声透出；及至登上高处，那声音渐渐化为雄浑的风声，飒然撞击着岩壁，动人心魄，此情此景使人肃然地坚定了步伐，沿古道奋力攀登而去。

直到此刻，你一定深有感触的对脚下每块石头充满敬意。恪尽职守的它们，雄踞于此已千年，坚实的肌体从古至今不知承载了多少行旅脚步，目睹了多少世纪风雨。在它的历史记忆中，一定清晰地记得，当年大唐命官袁滋一行，不畏路途艰险，肩负使命地从戎州行至此地，徘徊踯躅于古道的形状。

历史在这狭窄的空间，曾经有着太多的选择与结局。如今站在五尺古道上，面对袁滋于大唐贞元十年在此写下的题记摩崖石刻，字里行间透露出决绝心态。领命于历史节点的袁滋，身负国家重任，行进在前途未卜的五尺道上，内心难免充满着焦灼。少年便显露出出众才华的工部员外郎袁滋，被朝廷委以持书修好与大唐隔绝已久的关系，这无疑是一个涉及国家疆域稳定的重大使命。然而在朝廷派遣往谕官吏时，竟有多位官员以西南遐远而请辞不往，唯有袁滋欣然赴命。瘴烟蛮荒的云南边地，不仅路途遥远，而且充满险阻。袁滋一行历经数月艰难跋涉，完成了这一统一西南的重大史命，终结了南诏与唐朝对抗40多年的分裂局面。这块历经磨难的摩崖石刻，穿越历史时，成为了袁滋一行的历史见证。

仰望题记摩崖上袁滋的篆书，其笔画线条有如血脉般充满张力，依然可以感觉到袁滋当年持笔时涌动于心的情感。其创造的不朽历史在这一瞬间便写就了。只留下空谷的风声、水声、足音，述说着这块摩崖石刻的历史。

中华民族的历史太过漫长。举头对面如削的崖壁，只见峭壁一处凹陷处，摆放着几具一睡至今神秘僰人的悬棺。相传2500年前，僰人便繁衍生息在这片高山峡谷中，曾参加过周武王伐纣的牧野大战。勇武善战的僰人去世后的丧葬方式，仍然充满着独特无畏的惊险方式。他们将逝者棺木聆听着奔流不息的涛声安眠。他们对于生命的理解与寄托，充满着对天地的理想，希望其灵魂如同岩石般永远凝固在那里，与日月一同守望着故乡，不知不觉间便过去了千百年。当岁月演进到了又一个新世纪，沉睡瞩望在高山岩壁的僰人，突然被车水马龙的喧嚣声惊醒了。古老的豆沙关，在短短30多年时间中被彻底改写了面貌。束缚交通的古老关隘，被赫然扩大了历史时空概念，从空中至谷底写意般出现了一幅立体交通图。天堑峡谷中，呈阶梯状层次分明地分布着河道、五尺道、铁路、325省道、渝昆高速公路，凌空飞架的大跨度高速公路大桥，彩虹般将两山衔接起来。站在袁滋题记摩崖处望去，那图景就像是在天地间谱写的一部壮阔五线谱，汽车、火车、船只、人影如同音符般游动于其间，在古老的峡谷中鸣响着一曲古今交响乐。古老的豆沙关，千百年来扼守着历史的咽喉，束缚着人类的往来，阻遏着社会的发展，其功过自有评说，而今化险阻为通途，将郁积于心的垒块一吐为快，无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交往的阻隔，才形成了不同地域、部落、民族。而在交通畅达的今天，古老的僰人已然融汇在了众多民族之中。来往经过于此的人们，仰望着崖壁上的僰人悬棺，可曾意识到，自己身上或许就遗存着那高悬于崖壁古老僰人的血脉。漫长的中华历史，就是一部民族大融合历史。

登上豆沙关，走过一道"僰道春深"牌坊。繁华的古镇中，熙来攘往的是天南地北的游客。谁能想到，眼前这座古朴繁华的古镇，十年前因一场强烈地震毁于一旦。十年春秋，从灾难中站起来的僰人后裔，以先人血液的豪迈气魄，不弃故土家园，在这里重建起了新的故园，古脉再次焕发出了不朽辉煌。时间消弭着一切，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在一次次灾难的废墟中重整旧山河，向前发展。

在盐津牛寨乡桢楠保护区，挺拔着一片郁郁苍苍的古桢楠。桢楠自古被誉为高雅的君子，是不可多得的名贵树种活化石。卓尔不群的桢楠，只在我国云南远离尘世的荒僻山中偶有发现，有幸在盐津见到古桢楠林的确令人兴奋。在一处村落旁，只见笔直高大的几株桢楠树冠如云，形成一片天地。穿行其间，忽见一株不知何时被砍伐的桢楠，巨大的树根不离故土地深嵌在一处房基中，以残缺之身托起着两间屋宇。我好奇地走进房屋一看究竟，竟然是由两间陋室组成的一所小学。见十几个孩子全神贯注地坐在教室中，黑板上清晰地写着老师的板书。望着眼前的景象，我顿然感觉到一股力量从地下升腾而起。那株被砍伐的桢楠残木虽已没有了躯干，却仍以深扎于大地稳固的根系，托举着我们民族的未来。

思绪间，耳边不觉又响起五尺道上猎猎的长风，石阶蹄窝中回响着的马的嘶鸣声……"轰"的一声响，天真活泼的少年从教室冲出，欢声笑语地跑过那株枯守在侧，坚如磐石的桢楠树墩，消失在了那片风姿千古的桢楠树林中。

■食话

肉夹馍

□刘　艳

我要说的肉夹馍，是陕西名吃，是用白吉馍夹入剁碎的腊汁肉制成，以我在西安吃到的最为正宗和好味。寻常排档时有的油渍渍的面饼子夹了些碎肉，不能算是肉夹馍。如今陕西的肉夹馍早已遍布全国各地，很多地方把白吉馍等同于肉夹馍。

大学读书时，校门外不知哪天起有了一个白吉馍的排档，夫妇二人，专卖白吉馍。女人取馍，男人从一个大的行军餐桶里舀出炖烂的腊汁肉，置于案板，边剁边舀汤汁浇上去，直至剁细，还会问一句，要不要辣椒？如果答：要，便在剁好前加些青绿的新鲜尖椒。白吉馍跟家常的烙饼、火烧不同，应该是发面制成，但感觉发酵的火候很重要，过犹不及。白吉馍有点特别，馍是白边毫无火色，再往内却有若隐若现的火色线形成一个很周整的圆，圆圈内则有火色自然形成的图案。有人称其形制很像汉朝的瓦当。男人将肉放入馍中夹好，迅即套入一个袋中，买者迫不及待接过来，甚至边走边吃将起来。馍皮薄松脆，馍心绵软，馍里的肉烹煮得极有味道，咬在嘴里，唇齿香沁，真是既着急咽下去，又不忍心很快咽到喉咙里去。白吉馍出现后，抢了别家的生意，其它的吃食排档，相形黯淡下去。

那时我们误以为这白吉馍跟肉夹馍是一回事，后来才知白吉馍原指那夹肉的馍。据传源自古时的咸阳白骥（可能就是今陕西省咸阳市彬县北极镇），从地名就知古时是驿站。据说明清时候将"白骥"转音为"白吉"，这种发源于"白吉"的馍，便是白吉馍了。上好面粉发酵揉制成碗状饼胚，置铁铛板上略烤成形，放入炉膛侧立，上下隔着铁铛板的炭火烘烤，双面焦黄即可。有人称烤好的白吉馍"铁圈虎背菊花心"，皮薄松脆，内心绵软，堪称外酥脆内里嫩的难得境界。

在北京，女伴们结伴去吃过秦唐府朝阳门店，陕西馆子，在朝阳门内南小街69号。木桌木椅，古色古香，记得当时一入门左首就是一个制作肉夹馍的独立空间，可见肉夹馍的深受喜爱。吃过很多菜肴，数年后留在记忆里的只有那里的酸汤饺子和肉夹馍。这里的馍，明显又比大学时代吃过的白吉馍好味了很多，馍更大些，也更加外松脆内绵软的口感，腊汁肉味道也更醇厚，而且不会剁得很碎，保留了肉的原汁原味。曾经还专门驱车去买过一回，这家的外卖肉夹馍也常常供不应求。

但是，最好吃、最正宗的肉夹馍，应该是2011年我在西安樊记吃过的肉夹馍，迄今以为是肉夹馍最为正宗之一支。那年开中华文献史料学学会年会，在西安。会议间隙，我请教一位在读的博士研究生，问清楚了西安的名吃都是哪家店最正宗，吃过羊肉泡馍，也吃过有名的贾三灌汤包，都有一点失望。但是在樊记，点了简单的粉丝汤和肉夹馍，真个是"肥肉吃了不腻口，瘦肉无渣满口汁"，夹肉的馍比北京秦唐府的，要更加香酥里嫩。肉，则是更加香醇厚重和回味悠长。原来他店里是拿大缸一样的盛器来炖肉的，而且那肉汤据说是百年沿用下来的老汤，这么久累积而成的老火靓汤炖出的肉，味道可想而知了。吃完犹觉不足，特地买了数个肉夹馍，精品和普通肉夹馍，各有数个。价钱也很公道，精品肉夹馍10元一个，普通肉夹馍7元一个。区别在于前者所夹基本为瘦肉，后者则肥瘦相间，可满足不同食客的要求。果然，我带回的肉夹馍，无论肥瘦都被大家席卷而空，皆称是所吃过的最为好吃的肉夹馍。临行前，想买一些带回分赠亲友，因为时间不合适，空留怅惘。这一怅惘，竟然就怅惘了好几年。几年后，又一次去西安开会，我专门拜托了一位当地人，帮我去樊记买了20个精品肉夹馍，在机场以航空箱打箱带回。给了两位邻居和同事，每家5个，自留了5个。凡得了肉夹馍者，无不交口称赞是吃过的最好吃的肉夹馍，由此可见，一样美食，总还是要到它的本源地去寻觅正宗。